

清澈的音符

□启东 黄丽娟

开学伊始,我的生命中又走进了四十七个天真可爱的孩子。

“黄老师早!”“黄老师好!”那一声声清脆的童音,仿若一串串悦耳的音符在我耳边跳跃。这是一份特别而又美丽的礼物,于每天的清晨,如期而至。

犹记开学第一周,照例进行枯燥的入学常规训练。立、坐、静息、举手、大声发言、耐心倾听、集合整队……每节课上都要反复训练。已入秋,天气仍较炎热。看着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,不免有些心疼:到底是一群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啊。为避免孩子们产生厌倦感,我在课堂上有机融合了采访、游戏、表演等环节,寓教于乐,笑声不断。事后,有家长向我反馈,孩子很喜欢小学生活,觉得样样都很新鲜。听到这些,我疲倦的身心顿感轻松了几许。

那节课,我跟孩子们聊及“我的梦想”。孩子们举着小手争着作答:牙医、护士、老师、解放军、工程师、警察、导游、清洁工、厨师……孩子们的梦想世界真是五花八门,包罗万象。哪像我们小时候,一说起自己的梦想,就是“老三样”:老师、医生、解放军。除了这三者,鲜有其他。即便有其他,说出来也是要被大家笑的。对每一个发言的孩子,我都带着大家送上掌声。正当我欲做课堂小结时,一个小男孩站起来,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的梦想是,一直能陪着您到

老!”哇,多么纯真,多么令人感动的梦想!我柔软的心里瞬间开出了花。

一堂课渐至尾声,孩子们却意犹未尽,还有许多小手举得高高的。我灵机一动,说还有什么梦想,下课后悄悄地告诉老师。结果,还没等我坐稳,那个小男孩又来到我身边。他凑近我的耳朵,小声道:“我还有一个梦想,就是陪着您,等您教不动的时候,我来替您教。”孩子温热的气息直往我脖子里钻,那么绵软,那么柔美,似有羽毛撩拨着我的耳根,又像一只蝴蝶在我眼前翩翩于飞。

一天,我刚上完两节课,口干舌燥,又加上两套作业本要批,课上两个闹事的孩子要处理,有点心烦意乱。这时候,一个叫小昊的男孩朝我走过来。这是一个调皮的孩子,课上喜欢做小动作,课后喜欢追追闹闹,还没上几天学,就成了老师们关注的对象。小昊拉拉我的手,悄声说:“老师,您今天真美!”我一愣,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穿着,随即笑了。一颗烦躁不安的心,被一句稚嫩的话语安抚得妥妥的。还有一次,我欲走到座位最后一排请一个孩子回答问题,不小心崴了下脚,差点仰面而倒。旁边的孩子们见了,纷纷走过来抢着扶我,有个小女孩还柔声柔气地问:“黄老师,您没事吧?”温暖的话语,令人动容。

每一个孩子,都是人间的天使。孩子们的声音,是世间最美、最清澈的音符。走进孩子们的内心,才能读懂他们的心灵。

通勤路上

□南京 凌霞

搬到江宁以后,地铁成了日常的出行工具。

早晨的地铁基本都是人挨着人,能好好地站着就不错了。对面的人,一个大大的哈欠张口而出,浓浓的口气涌过来。躲?并没有空间。只能装着不经意地捂住了口鼻,或者身子侧转些。身子可不要整个转过去,后面也未必就是安全区。

好在半个小时忍忍就过去了,到中转运站,全车的人都下了,赶紧跑两步,冲到人行楼梯上。不能落在密密的人群中,那会让你亦步亦趋,被人群拥上自动扶梯。转车的地方更是人头攒动,比第一趟车更挤。好在中间有两个大站,总是会下不少人,过了这两站,车厢里一下子就宽敞起来。等自己到站时,手里的书已经消消停停地放进背包,可以抖擞精神开始新的一天了。

回程的时间可以自己控制,推迟一些,就可以避开下班的高峰。找个角落,靠着车壁看几页书,疲倦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会儿,感受着每天的归家旅途。

自然,与人挨挨擦擦的时候,也不时遇到惊喜。

某一天,刚站稳,突然感到腿碰到

了东西,回头一看,竟是两个大口袋,里面是一堆青壳螃蟹,上面还有“公4母3”的标牌,然后很快口袋周边一圈的人就知道了各等级螃蟹的市价。秋风起,蟹脚肥,车厢里好像一下子变成了热闹的菜市场。

又一天,人贴着人,贴着车门站着的是一个女孩子。车开动,无意中眼神扫过,竟发现她腹部隆起。生活不易的感叹刚刚滑过脑子,那女孩子却利落地从包里拿出一个活动小马扎,打开,旁边的人自觉地往后让了让,女孩子原地坐了下来。原来生活的艰难可以这么简单地化解。

当然,美妙的生活更离不开邂逅。

那天,走出小区门口,往地铁站走,晨风有些凉意,到底是深秋了。一个女孩子从身旁匆匆走过,夏天的薄裙在秋风中很有些瑟瑟。在中转运站的时候又一次看到那条夏裙,也没觉得怎样,因为大家都会从这里换乘。可是,出站过闸口的时候再次看见她,那就真是同路的有缘人了。

邂逅的结果怎样?交换了微信号,楼栋号也交换了,却没有走近,依然远远地观望。也许这才是通勤路上的友谊,我们曾经在空间上很接近,但我们依然是陌生人。

紫菊花开

□常州 潘洪根

花中开得最久的,菊花可算一种。

喜欢菊花有些年头了。每到秋末初冬时候,路过花卉市场,都会情不自禁地进去转转。买过几次菊花,盛开之后都是在冬天过后而悄然枯萎,令我好一顿伤心难过。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买菊花了。

深秋的一天下午,去拜访一位同事。同事正在伺候院中的花草,最耀眼的是那几盆紫菊花和黄花。我盛赞同事的菊花之好,同事见状热情地对我说:“喜欢哪盆菊花就拿走。”我厚着脸选了一盆刚开一朵还有五六朵含苞欲放的紫菊花。

还没出同事家的门,我就担心起来了,我小声问道:“那紫菊花怎么养才会不死?”同事见我一脸的愁云,便笑着

说:“天寒了,拿回屋中,隔一段时间浇上一点水,不要让它干死,也不能浇太多的水,菊花喜欢干燥,过于潮湿易烂根而死。”我有些生疑起来,问道:“就这么简单?”同事笑了起来:“对啊,很简单呀。等花全谢光了,就会冒出新的嫩芽来了。”

回到家,不顾一路的疲劳,先安置紫菊花。把后院里不起眼的绿叶植物作了一些清理,把中间的有阳光照耀的好位置让给了菊花。紫菊花一点都不拘束,仍然大方地盛开着硕大的花瓣,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。

寂静的秋天悄悄地走了,冬天的脚步轻轻地来了,生命的时光仿佛在这个季节凝固了。我有绚烂的紫菊花相伴,心中的那份冷清,似乎渐渐地远离了。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96号

◀金玉澄《冬》

西津渡冬记

□镇江 陆伟

凛冬傍晚,落日早早地失去了威风,竭力地想从昏暗的云层中挣脱出来,在夜幕降临之前为万物洒下最后一抹余晖。街道上南来北往的车群,在粗犷的轰鸣声中川流不息,诉说着无尽的忙碌。路边,盘根交错着几棵苍老的榕树,泛黄的枯叶不时地从枝桠间凋落,掠过行人的眉梢。

我独自一人行进在冬日的古城中。伯先路两侧的民国宅院遥相对峙,虽然经历了数载的战火洗礼与风雨侵蚀,依旧坚挺如故。阡陌纵深的小巷在古宅的楼间距中迂回蜿蜒,一眼看不到尽头。残损的巷壁上劣痕斑斑,已不能辨别出的它的原形。徜徉在这深巷群中,极力地想看清每一

片青砖绿瓦,踏遍每一处羊肠小道,叩开每一扇檀香木门。

古城的风韵总是在静谧中凸显深邃。抚动尘封的琴弦,一阙西津古渡曲,一部岁月风华史。曾几何时,当此起彼伏的浪涛漫过浅滩的流沙,江水清澈的裙裾撩拨纤夫的脚步;当满载而归的客商在此驻足,闲坐在江岸的酒肆里畅谈近日的见闻;当衣着圣洁的传教士手捧圣经;奔走于忙碌的码头中宣扬基督的宏德。西津渡,已然悄悄地铺开了卷轴,挥洒着丹青,细画着别具一格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偶然,迎面走来一对青年男女。

“让你多穿点,就是不听话!”男子一边埋怨旁边的女子,一边连忙脱下外套迅即披在女

子的身上。“知道了!知道了!说了多少遍了,啰嗦不?”女子一边笑嘻嘻地回应着,一边含情脉脉的看着男子。

在短暂的对话中,两人有说有笑地从我身旁擦肩而过。“愿得一人心,白首不分离”,我想,这就是西津渡式的爱情吧!质朴而又纯真。

“镇江,一个美的让你吃醋的城市。”当旅者闲懒的脚步在古城的街道中停留时,随处可见这样的宣传语。座落在街头巷尾的老屋是最经典的桥段,遗留在北固山脚的碑石是最真实的典籍,屹立在金山湖畔的古刹是最巍峨的史诗。它们如同一根根凌乱的丝线,将古城散落的片段有序地穿梭起来,编织成一幅鲜活的云锦。

我师姐

□南京 易荷生

我和师姐,当年从知青中抽调到同一家工厂做学徒。她比我早出几个月,自然是师姐。

十几年前,又在同一家驾校学驾驶,她学得比我好,比我快,自然又是我师姐。师姐是土生土长的老南京,鼓楼坡人,她爷爷在鼓楼一带很有名气,早年种有一片竹林,靠编卖斗笠、蓑衣养家糊口。你不信,去问鼓楼一带上了年纪的老人,没有不认识鲁斗笠的。

拿到了驾照,我们借了朋友的桑塔纳上路,师姐在路况复杂地段、车水马龙的常州火车站周围,照开不误。世事难料,买了新车没有两天,她倒车的时候,后大灯撞到了花坛的尖角处,爱车

屁股后面开了花,心痛不已,从此一蹶不振,不思开车了。

我开车上路,胆子蛮大的,雾天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都走过,现在想想,真有点后怕。从南京到常州,有时走高速,有时走省道。有一天早晨,刚进南京高速收费站,师姐埋怨我打了一个酒嗝,她担心我酒后驾车。我有点生气,哪来的酒嗝?我把玻璃窗放下,空气中一股酒气涌了进来。师姐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原来马群附近有个酒精厂。

师姐在车上,家就在车上。她担心我开车犯困,准备了巧克力和糖生姜,师姐照顾师弟嘛。遇到变道时,我没打转向灯,她也会严加训斥。车不敢开,当教练还行,谁让人家是师姐呢。

碰到假期天数多,我俩也会

水杉不只是个硬汉子

□连云港 王诵诗

虽然水杉是落叶乔木,但我一直认为水杉是常绿的。早晨锻炼,在一条河堤上散步,这是小城的一条母亲河,不知从哪个年代流淌到如今,清清的河水,好像流在心头一样,弹奏一首舒缓曼妙的曲子。河堤上,是一棵棵高大的水杉,青黑的枝,碧绿的叶,水洗过似的。从亭亭玉立的水杉旁走过,也是一种享受,清新的空气扑进鼻子,荡涤五脏六腑,怎一个舒服了得。

一棵棵水杉树干挺直,绝没有一棵是弯曲的,从下到上,数不清的树枝对生,层层叠叠,越往上,围绕主干的树枝越短小,到了树顶,就成了直冲云霄的树梢,每株树都是宝塔状。羽状的

叶片也是对生在树枝上,密密的,堆绿叠翠。只要一走上河堤,浓绿就扑面而来,这些有灵韵的绿意陪伴着,任你尽情享受,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水冷草枯的日子,水杉树下,铺了一层枯叶,厚厚的,像金色的绒毯一样,走在上面,软软的,这时我才恍然大悟,水杉是落叶的。以前我怎么没有意识到呢,大概我对水杉爱得太认真吧,希望它永远不落。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罢了,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律,生长轮回不能回避,水杉也是这样,现在的叶落,是为了明春的萌芽。春暖花开,又是枝叶葳蕤,绿意一片,水杉又长出新的年轮。

冬日的水杉,树叶大部分枯黄了,随风飘落,但还有一些是

开着车闯荡大别山,直取天堂寨,攀越皖南盘山路,陶醉于青山绿水之间。去年年底,我俩行车3000公里,直取广东,别提有多开心。自驾游就是畅快,穿州过府,去佛山、中山顺道拜访了老朋友,游览了江西井冈山。

车子脏了,都是师姐自己洗,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干净净,省下了一笔可观的洗车费。

我有时劝她,人家外国老太婆80岁还在开车呢,你还小呢,再试试吧。其实她能开,有一回,我陪客人喝酒,她居然冒着大暴雨,把车子开回了家。她担心师弟酒后驾驶,被交警抓去,拘留15天,受不了那牢狱之苦吧。

她不愿开车,也好,聚餐时,我多了一个不喝酒的借口。这辈子,师姐呵护着,我知足了。

绿的,挂在树上,多少慰藉我的眼。落了几场浓霜,或是下了一场大雪,那些树叶全都落光了。光秃秃的水杉,在凛冽的西北风中,始终挺拔伟岸,丝毫不弯腰曲背。我去过建材市场,看到一堆堆笔直笔直的水杉树干,边材白色,心材褐红色,材质轻软,纹理直溜,是绝佳的建筑和装饰材料。购买者一棵棵挑选好,装上卡车或三轮车拉走,建筑工地,项目现场,水杉大有用武之地。

别以为水杉只是个硬汉子,也有缠绵悱恻的时候。“我要张开梧桐的手掌,去接雨水洗脸,让水杉用软弱的笔尖,在风中写下婚约”,这是顾城《南国之秋》中的诗句,心有千千结,此情无绝期。